

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

# “望”与“旺”

相传古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用象牙雕刻的美丽少女，并希望其能变成活生生的人。他真挚的期待和表现感动了爱神，爱神便依其所愿赋予了雕像以生命，让皮格马利翁与钟情的少女结为了伉俪。这当然是一个神话和传说，但在后来，心理学界将这一结局好坏与愿望程度成正比关系的现象，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直到1968年，为求证这一现象，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便带着实验组走进一所普通小学，在6个年级18个班里随机抽取了部分学生名单提供给任课老师，郑重地告之名单中的孩子是最有潜能的学生，并再三嘱托在不告诉本人的情况下注意长期观察。8个月后，实验组回到学校，惊讶地发现名单上的学生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智力表现上均有进步，而且在兴趣、品行、师生关系等方面也有可喜的变化。罗森塔尔的实验再次验证了“皮氏效应”的存在，好的期待确实有助于希望现象的出现。由此，“皮氏效应”又被称之为“罗森塔尔效应”。

其实，不管是“皮氏效应”，还是“罗氏效应”，实际上都是一种心理期望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表现总是逃不过其心中的自我暗示的，有什么样的心理期待往往就有什么样的现象发生。对人对事拥有良好的愿望，有助于良好结果的出现。由此，我便自然地想到了“望”与“旺”的关系。

“旺”，是所有正常人的向往与追求，因为其代表着旺盛，蕴含着兴隆，喻示着发达，是事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上的代名词，是人生左右逢源、畅通无阻、顺心顺意的浓缩语。正因为这样，不少人在给小孩取名时或是在成立企业命名中喜欢用上“旺”，寄托着美好的期盼；在节日的祝福中，人们也常用“旺”来组词造句，什么财源旺、事业旺、前程旺、人脉旺、居家旺、出门旺等等，传递着友善，交流着情谊。

在此种语境下，“望”，就不再是远看、拜访、看望等意思，而是表达着期望、愿望、希望、渴望和欲望。它发端于人的内心深处，犹如沙漠中的绿洲，昭示着新的生命；也如茫茫涛涛中的明灯，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还是生命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能量。它成为了人的心中不灭的启明星，是困难时坚韧的拐杖，是忧愁时鼓舞鼓劲的乐曲，是绝望时重新振作的强心剂。但它的好坏与强弱却受着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影响。人的品质与品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望”的区别。总是向好向上向善向美的人，前景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总是心存歪想的人，再好也好不出一个受人尊敬来。

从期望效应来考察，“望”与“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只有好的“望”才会有助于“旺”的出现，不好的“望”不仅无益于“旺”的产生，相反还会促使暗淡光景的降临。

但好“望”也不等于实实在在的“旺”，它只是“旺”的向往、“旺”的暗示、“旺”的念头和“旺”的前提，是“旺”景呈现的“催化剂”和“加热器”。要使好“望”变成“旺”，必须将心中的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计划、措施和行动，将仰望星空与真抓实干相结合，表现出求“旺”的实在与虔诚，像皮格马利翁那样执着、那样动人，“旺”的景象才会呼之而出。

在现实中，有些人并不明白这一道理。他们与人交往，要么疑邻窃斧、疑神疑鬼，要么门缝看人、把人看扁，要么主观武断、唯我独尊，要么苛刻挑剔、容不下异己，总是用找茬的眼光看别人，见到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可信任，其结果不仅没有盼望的人气“旺”，相反却将自己弄得个众叛亲离和孤家寡人。他们干事创业，虽然也渴望着旺盛与红火，但就是不把心中的“望”落实到行动，不是好吃懒做、漫不经心，就是放任自流、自暴自弃，“旺”景也是水中的月亮和镜中的花朵。

在现实中，还有一些人虽然明白期望效应的重要，但其生发的好“望”不是缺乏情理，就是脱离实际，抑或是不利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虽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看不到“旺”的迹象，还被人耻笑为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自量力和幻想主义。

看来，“望”与“旺”的期望效应在人生的打理中还着有几番讲究：没“望”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有“旺”，有“望”的人也不一定就带来“旺”，坏“望”、歪“望”只会酿造祸害，好“望”、正“望”也不等于“旺”，只有心存理想而又脚踏实地者才会被“旺”景所萦绕。孰是孰非，孰取孰舍，真心追“旺”的人，应该有所明了和遵循。



石川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



扫一扫，分享美文

## 女人词典

# 妯娌：千古“杠精”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恋爱理论，其中有一条：“如果男方有兄弟，千万别选！”理由是——“婆媳关系”已经够难相处了，如果还要应付“妯娌关系”，那是难上加难。

“亲兄弟，仇妯娌”“妯娌多了是非多，小姑多了麻烦多”……类似这样的俗语其实蛮多。尽管把祸起萧墙的原因全怪罪于女人们有失公允，可也充分说明了“妯娌关系”在中国社交中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

你想啊，原本一家人团团圆圆，几兄弟和和气气，可妯娌突然驾到，她们出身不同家庭，来自不同地方，性情各异，喜好不一，在利益面前都得顾及自家，在公婆面前都想表现自己，所以难免互相猜疑，暗中较劲。

为了让各位更好地了解“暗中较劲”是一种怎样的较劲，我先分享两个小故事。

那年我发小才7岁，刚上小学就被老师表扬了三次，村里人都夸他聪明。可有一回，他与同龄堂兄在村口见到一张标语，小堂兄竟比他多认出一个字，让堂兄他妈狠狠扬眉吐气了。他当晚就惨遭毒手，而施暴者竟是他妈。

至于我听一个关于狗的故事，那就更狗血了。

前几年，湘中某村里有两妯娌都喂了狗，偏偏都是母狗，又偏偏都同月生息。遗憾的是，她家的狗天道酬勤，干劲十足，多生了两只。她家忿忿不平，夜里冒着被她家母狗追杀的危险，想顺走两只。母狗当然不肯罢休，呼天抢地，终于东窗事发，于是妯娌间怨上加恨。

别看这些妯娌气势汹汹，但也仅仅是气势凶，她们无非是想让自己小家日子越来越好，没想着闹个鱼死网破——就像婆媳关系，即便再怎么差，也很少会闹到磨刀霍霍的地步。

在我看来，妯娌关系之所以难相处，本质是“婚姻围城”。各个“围城”有各方势力，也有各种争斗。在小说《围城》中，妯娌明争暗斗，不正是围城之内另一种围城的围剿么？所以，在中国传统家庭里，兄弟分家是件大事，不仅父母要出席会议，德高望重的族人还得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相比小说，而在现实生活中，妯娌间的攀比更是事无巨细，谁谁在公婆那多收了三五斗米，谁谁干活多出过一两分力，甚至公婆当年给谁家的娃娃多把过一次尿……都要掐着手指记在心头。

当然，妯娌的PK也是与时俱进的。相比当年在肚子担子孩子上较劲，如今早已升级到孩子票子房子车子面子上PK。

总之，千百年来，妯娌是至死不渝的“杠精”，在较劲PK的路上“杠杠的”。对于任何一对妯娌来说，暗斗是必然的，明争也是大概率事件。

“妯娌”这词，早在晋代就有。那时人们称“妯娌”为“先后”，讲究“先来后到”嘛！唐代颜师古先生还直言不讳强调：“兄弟妻相谓‘先后’”。

我们再来细细品味“妯娌”二字，也耐人寻味。左边同是女字旁，右边部分也相似。朝上的“妯”，脾气像是直冲九霄云外；朝下的“娌”，心机又似深入泥土之中。一个向上，一个朝下，两不相让，天壤之别。

既然古人对这种关系理解得如此精妙，可为啥在汗牛充栋的史书堆里，居然难以找出关于“妯娌”的故事和论述？

这是古人欲盖弥彰啊！

也难怪，古代是一个男权社会，许多文人骚客的笔，乐于去写忧愁、写美女、写风花与雪月，却羞于提及妯娌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那些春秋史册里，又忙着隆重推出王侯将相、疯狂点赞丰功伟绩，即便顺便要写到女人，哪轮得上平常人家的女人？

古人这种性别歧视让今人很烦躁很郁闷。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只纸片语中，窥见古代妯娌们的委屈。比如，元代杨奂《孙烈妇歌》中说：“屈已接妯娌，尽心奉舅姑。”

妯娌这么委屈，难免在某些时候会使些小性子出个小招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卫道、疏导——儒家思想里的“悌”，看上去是劝导兄弟相亲，其实也是呼吁妯娌和谐呢！正所谓“妯娌和则兄弟亲”。

到了近代，当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各种可支配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百花齐放，妯娌的明争暗斗也愈发浓而不散。

更甚的是，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广阔农村，大量的老公只身外出，大量的老婆独自留守，妯娌们没有了男人们充当润滑剂，关系更是每况愈下。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中国农村，无数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正编织了一张无边际的庞大社会交际网。

原本写到这里，我的文章已经结束了！突然有一位女同事跟我说：“嘿，我才没觉得妯娌关系有多难呢！”

好吧，像她这样的80后女士们，真该感谢这三十年来中国推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基本消灭了许多妯娌。

但事情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二孩政策也放开了，几十年后，在那个未来未来的摩登时代，妯娌这种古老的关系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横行呢？



邓魏

《今日女报》主编，爱好广泛，但求“胸中有墨，脑子无水”，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



扫一扫，分享美文